

四朝聞見錄

戊戌
附錄

調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四朝聞見錄戊集

龍泉葉紹翁撰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
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盡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
望益彰于身後緬懷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
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千四百
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
如霍嫖姚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屢

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勲外攝威靈內殫謨畫屬時
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
致樊蠅之集遽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
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追國論之初明果
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
肆渺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絲綸襁之王
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
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
良罔閒幽明之際尙惟泉壤歆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

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氏興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與修車備器之詞

按制詞有與今本金陀粹編所載字句小異附刊卷末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編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爲顏械其誤甚矣嘉泰閒岳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韻語

一作起句耳恐史官誤

采其說故載詳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
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讎累詞殆將
數百予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
摹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
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偽詔詆韓侂冑云蠢爾殘
昏巨迷此句疑有脫文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

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旣逆謀此宜順動尙期

決戰同享升平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閒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且登其號于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

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爲
碁笛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 頗能書嘗爲其

贊畫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畱都亭驛其弟嘗污其
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
于上待罪且謂再 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
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
徙之雪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
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雪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于

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

一作孺

憐之爲代納六萬云

原註其詳見李
常簿著謚議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進士第
一人旌其坊爲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虎倜儻有大將
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禧閒守和州敵騎蔽野
居民官軍無以爲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人自拔首
飾奩具巡城埤徧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
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
殲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

吳也言者以爲韓黨坐安置 州虎旣貧不能將母以
往未幾謫所聞訃號慟誓不復仕放還杜門托臂疾屢
召不起雖舊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喏于庭而去

田俊邁

原註事略
見前集

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璧虹縣先
鋒甚銳郭杲兵敗乞和于敵敵曰我不要別物但要俊
邁杲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杲坐是斬于丹陽市賜俊
邁諡官其二子賜宅一區

開禧施行韓侂冑御批黃榜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冑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務事一作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前一日錢象祖衛涇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遂以鐵鞭擊死

之矣

原註誅韓本末已載丙集

韓誅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榮王臣

劄奏輒瀝危衷仰干天聽臣竊

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

蚤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亟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第以輕信妄爲擅起兵端蹂踐沿邊郡邑室廬焚毀衣食破蕩父子夫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盡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歸咎于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必致上危

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
聖慈特發睿斷罷侂冑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
出國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
幸甚所有陳自強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斥
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冑麻制

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
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

于免冊庸敷告于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
侂胄早以勲門浸登顯路久周旋于軒陛適際會于風
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
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荅非常之恩而
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
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
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
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會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
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半策得君專行

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尙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
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
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圖于終
吉往哉

一作其

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

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
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
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拂嚴瞻宜從策免特
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云云
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蹇諤之風優禮何補

粵從言路進秉國均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

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

漏靜

一作盡

而行且勿止鼎折餽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

輕啓于釁端與隣境頓乖于和好內郡竭于糧餉邊城

瘠于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爲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

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橈棟尙不亟從于退

黜必將愈積于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

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

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

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

住自強自出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

之命行至浦城其族人陳政

一作正

和爲宰迎勞于郊自

強太息曰賢姪賢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涕而

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實訓侂冑憲聖女弟

魏夫人實侂冑母見其舉止凝重交遊不妄嘗器重之

謂侂冑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

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

楊開國圭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敬陳